

犀照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犀 照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犀 照

卫斯理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31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810册

•

ISBN 7-5059-0318-7/1 • 195 定价：2.00元

犀 照

那天，在一个宴会上，一位美丽的女士忽然对我说：“你们写故事的人真好，好象可以认识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，什么人都可以在你们笔下出现。”

我笑而不答，要对一个珠光宝气，体态因为不肯在食用上稍为牺牲一点，而食得肥胖，更有进一步的趋势变为臃肿的女士，是很难解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。或许她的智慧十分高，但是由于长期来过太优裕的生活，使她没有多动脑筋的机会，所以自然会变得不甚灵敏。

我这样说，绝对没有轻视这类女士的意思，只不过想指出一点事实而已。

而事实的另一点是，那位美丽的女士，真是十分美貌，她的美貌，远在她身上所佩戴的，过量的名贵饰物之上，可是她自己却显然不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她正以一切可能的动作，有意无意地在炫耀她手上的一只极大的翡翠戒指，而忽略了她那带着二分稚气的动人的笑容。

我没有说什么，在座的一位男士却代我反驳：

“其实，卫先生笔下的人物，也不过是普通人，只不过他需要在一个普通人身上，发掘出古怪的事情来而已。”

那位美丽的女士不服气：“普通？他连神仙都认识，还说普通？”

那位男士显然知道对方所指的“神仙”是什么人，所以立即回答：“你是说贾玉珍？当卫先生认识贾玉珍的时候，他并不是神仙，只不过是一个古董商人，如果当时卫先生以低价把那扇屏风卖给了他，那么以后再有什么事发生，自然和卫先生也不发生任何关连了。”

美丽的女士显然是她说什么，人家就一定附和她的意见惯了，所以一旦遇到了反驳，神情就相当不自在，她扬了扬手：“是吗？那就是说，卫先生就算遇上了一个最平凡的人，也可以在他身上发掘出一个最奇特的故事来了？”

我对于这种争论，一直不是十分喜欢，一面喝着酒，一面道：“我倒有点像白俄战争时的中国了。”

那位男士笑了起来，他听懂了我的话，可是那位女士却睁大了眼，分明不懂，我也懒得解释，要告诉她日本和俄国打仗，战场却是在中国，看

来也相当吃力，可是那位女士却还不肯就此甘休，又道：“卫先生，我看你就不能在我先生身上，发掘出什么奇特的故事来。”

我微笑道：“恐怕不能。”

事实上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位美丽华贵的女士的先生是干什么的，连她是什么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顺口这样说，只不过是根本不想把这个话题持续下去而已。

而那位女士却连这样的暗示都不明白，神情象是一个胜利者：“看，是不是？”

那位男士看来象是有意在恶作剧，要令这位女士继续出丑，他问：“你先生是——”

美丽的女士的口部，立刻成了一个夸张的圆圈，仿佛人家都不知道她丈夫是谁，是一种极度的无知一样。

席中另有一个看来相当温文的长者，在这时道：“温太太是温家的三少奶奶。”

我和那位男士，不禁一起笑了起来，“温家的三少奶奶”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似乎是一些富人的通病，自己以为有了点钱，全世界就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一样。当然，真到了奥纳西斯、侯活晓士或洛克斐勒，那自然有权这样想，可是一些小商人，真是，请原谅他们，但是笑还是忍不

住的。

我和那男士一面笑，一面互相举了举杯，表示我们都明白各自笑的是什么。

那位温厚长者又道：“温家开的，是温余庆堂。”

我眨了眨眼睛：“听起来，像是一间中药店。”

那男士也学我眨了眨眼睛：“是，多半还发售什么诸葛行军散之类，百病可治的独步单方成药。”

那位男士一面说着，一面放肆无礼地哈哈大笑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中药店的掌柜，卫先生，我承认，只怕你也不能从蝉蜕、桔梗、防风之中，发掘出什么奇特的故事来了，算我说得不对吧。”

那位男士在他的言语之中，发现了明显的轻视，那令得阁座失色，那位美丽的女士，更是一阵青一阵白，下不了台。

我只好替她解围：“那也不见得，事实上，任何人都可以有奇特的遭遇的。”

那位男士道：“是吗？中药道子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他一面笑着，一面站了起来，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，向着我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姓罗，

叫罗开。”

这位男士一说出名字来，我倒真的震动了一下。这个人的名字，相信对在座的其他人来说，一点意义也没有，但是我却知道他是一个十分传奇性的人物，有着一个古怪的，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外号，叫“亚洲之鹰”，他也有许多极神奇的经历，我倒很想认识这个人。

本来，我颇有点以他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神情有点不以为然，但既然知道了他是什么人，以他这样的人而言，自然可以有资格这样做。

我也站了起来，向他伸出手去，我们握着手，他笑着，他有着十分英俊深刻的脸谱，说的话也更不客气：“卫先生，我看我们可以另外找一处地方谈谈，今天我有空。”我即道：“好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我来参加这个宴会，只是因为宴会主人，是白素一个远亲，左托右请，非要我来不可，本来就索然无味。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有“亚洲之鹰”之称的罗开，这真是意想不到的高兴。

其余人，自然不必再打什么招呼了，罗开先转身向外走去，我也跨出了一步，可是就在这时，有人拉住了我的衣角，同时，我也听到了一个少年人在叫我：“卫先生，卫先生。”

我回头看了一下，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正睁大眼睛望着我。这真是一个十分俊美的少年，而且，看他脸上的神情，象是充满了无数疑问。

我正想问他有什么事，那位美丽的女士，已经用听来绝之美丽的声音叱道：“阿宝，放开手，人家卫先生说不定赶着去见外星人，你拉住他干吗？”

我皱了皱眉，向那位美丽的女士看去，她一副权威的样子，盯着那少年。

那少年神情十分为难，道：“妈，我——”

那位美丽的三少奶奶又喝道：“放手！”

那少年放了手，我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别难过，小朋友，我见过很多想把他们自己的无知强加在他们下一代身上的人，不过，可以告诉你，他们都不会成功的。”

当时，我急于和罗开这个传奇性人物去畅谈，而且也不知道这个温家的少年有什么事，所以只想脱身，而且我的话，也已令那位三少奶奶的神情难看之至，连她的美丽也为之逊色了。

我说着，又想离开，那少年却哀求道：“卫先生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现在有事，小朋友，我答

应，你有事可以来找我，好不好？”

他神情有点无可奈何，咬着下唇，我不再理会他，转过身去，却已不见罗开，我忙走出了那家饭店，也没有看见他。

在饭店门口等了片刻，他仍然没有出现，这个人也可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了。

我站在玻璃门外，心中自然不很高兴，因为象罗开这种传奇人物，行踪飘忽，不是有那么多偶遇的机会。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不知道何年何月，才能再见了。

我说不定是不是再回去找他，迟疑着半转过身去，却看到刚才拉住了我的那个少年，正飞快地向外奔来，他奔得如此之快，几乎是一下子就冲到了门前。

由于他向前冲来的速度极快，玻璃门是自动开关的，开门的速度配合不上，眼看他非重重地撞在门上不可，门旁的司阍一面发出惊叫声，一面却吓得呆了，不懂得如何去阻止这个少年。

而我在玻璃门外，是全然无能为力的，门旁虽然还有几个人，也都只是在怔呆。我知道用这样大的冲力，撞向一扇玻璃门，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灾害，可是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人陡以极快的身法，也不

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闪出来的，可一下子就挤进了那少年和玻璃门之间，不到半公尺的空间。

那少年重重撞在那人的身上，那人受了一撞，身子连动都没有动，双手已按住了那少年人的双肩。

虽然这时，那人还只是背对着我，但是我已经可以认出，这人正是罗开。这时，他身后的玻璃门打了开来，那少年人不知向他说了什么，就匆匆走出门，径自向我走来。

罗开也转过身来，我向他扬了扬手，他却向我急速地做了手势，我一看就认出他是在用聋哑人所作的手势在对我说话，他在告诉我，忽然之间，有了重要的事，我们只好下次再长谈了。

他打完了手势，转身就向前大踏步走了开去，一下子就转过了弯角，看不见了。

那时，那少年也已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仰起了头，望定了我。

我语音之中，带着责备：“刚才不是那位先生，你已经撞在玻璃上了。”

那少年喘着气：“我……怕你已经走了，心里急……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我挥着手：“不必解释了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”

少年用力点着头。我向前走出了几步，在饭店门口的一个喷水池边，坐了下来。少年来到我的身前，搓着手，当我向他望去之际，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：“这池水中，是不是有许多我们看不见，又不了解的东西？”

我怔了一怔，一时之间，还真不知道他这样问，是什么意思。

他又道：“我是说，世上是不是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空间，都充满了我们看不到，又不知道的东西？”

人的思想，据说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变得成熟的，但是我却一直认为，人的思想在“不成熟”的时候，有更多古怪的想法。这种古怪的想法，甚至可以出现在儿童的言行之中，很多成年人不会赞同或喜欢，责之为不切实际，但这种古怪的想法，在很多时候，却是促进人类思想行为进步的原动力。

我眼前的这个少年，显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不是一个普通的，没有头脑的少年，他问的问题，已经重复了两次，我还是有点不甚明白他究竟想问什么，可是看他问得这样认真，我也绝不再敷衍了事。

（在这时候，我十分自然地想起了一个人来。）

这个人是李一心。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，他的言行看来是不可理解的、怪诞的，甚至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他自己。但是等到后来事情真相大明时，才知道他自有重大的使命，这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。）

（有关李一心的事，已记载在“洞天”这个故事之中了。）

这使我对眼前这个少年，也不敢怠慢，我道：“你究竟想问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”

那少年人向我望来，神情象是不相信，口唇掀动了两下，才道：“卫先生，你不是什么全都知道的吗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我从来也未曾宣称过我什么都知道，世上也决不可能有人是什么都知道的。如果你想知道些什么，那么你至少要在问人的时候，把问题说清楚。”

那少年现出十分失望的神情来：“我认为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”

我心中不禁有点冒火，正想再说他几句，他的母亲——那位美丽的温家三少奶奶，已经出现在饭店的门口，大声叫：“阿宝。”

虽然她体型略胖，符合女高音歌手的身型，可是附近的人，显然都想不到，她会发出如此宏

亮可怕的一下叫声来，以致二十公尺的范围之内，人人停步，用错愕的神情，向她望了过去。而她却泰然自若，又发出了第二下更有过之的叫声。

那少年皱了皱眉，匆匆道：“我实在已问得够清楚了，我是说——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道：“你快去吧，不然，你母亲再叫几下，这座三十多层的建筑物，可能被她的叫声震坍了。”

那少年苦笑了一下，转过身，向他的母亲走了过去，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大房车驶了过来，他们母子俩上了车，车子驶了开来。我看到那少年在车中向我挥着手，可是他的母亲却用力将他挥着的手，拉了下来。

我倒很有点感触，那个叫“阿宝”的少年，有着他自己的想法，可是看看他的母亲，他虽然生长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之中，可是不一定快乐，至少，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讨论他心中古怪的想法。

我慢慢站了起来，望着喷水池，又把那少年刚才的问题，想了一遍，仍然不明白他了解什么。他问的是：是不是每一个空间中，都充满了我们看不到又不懂的东西？这种说法，真是相

当模糊的，什么叫“看不到又不了解的东西”？几乎可以指任何东西而言。譬如说，空气中的细菌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也不见得对之有多少了解。细菌或者还可以通过显微镜来看，是有形体的，空间之中，有更多没有形体的东西，如电波，无线电波，等等。或者没有形体的，就不能称之为“东西”；那么，他的问题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？我在回家途中，还是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。一个迫切想在我这里得到一个疑问的答案，而我又未能满足他，这多少使我感到歉然。

回到了家中，我和白素谈起了这个少年，白素想了片刻，也道：“少年人有很多奇妙的想法，而又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，所以无法化为语言或文字，使别人理解他们究竟在想什么。”

她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我们也都曾经过少年时期，你在少年时，最想什么？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少年人的想法比较单纯，我只想自己会飞，会隐身法，做一个锄强扶弱的侠客，你呢？”

白素用手托着头，缓缓地道：“我只想知道，宇宙之外，还有什么。”

我伸了伸舌头：“真伟大，这个问题，只怕十万年之后，也不会有答案。”